

# 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

## ——红旗渠精神当代传奇

### 太行之梦——一个永不坠落的理想

“女娃游于东海，溺而不返，故为精卫，常衔西山之木石，以堙于东海。漳水出焉，东流注于河”  
——《山海经》

太行山，富有传奇色彩的山峦，这里产生许多动人的远古神话：盘古开天、精卫填海、愚公移山……几千年来，这些神话以其永恒的魅力昭示着后人，续写着感天动地的新篇章。

半个世纪前，中国林州的十万开山者，历时十年，绝壁穿石，挖渠千里，把中华民族的一面精神之旗，插在了太行之巅。

今天，无数的太行儿女在拓荒创业，执著地守望着自己的精神家园，书写更为壮丽的当代传奇。

人类历史的天空，总有一些相似的星光交相闪耀。

12世纪中叶，日内瓦湖畔，瑞士西都会教士们从山坡最为陡峭的德萨雷开始，背石垒墙，堆土引水，开垦了最古老最壮观的葡萄园梯田。

诗人们对着前人留下的美丽吟唱：德萨雷有3个太阳照耀着，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湖面，一个在古老的石墙上——那是石墙闪烁着的精神之光。

太行山，不止是三个太阳，那里有无数个太阳在照耀，那是太行人自强不息、奋斗不息的精神之光！

新华社记者  
李从军 刘思扬  
朱玉 赵承

太行山，是一座有梦想的山。远古的祖先们，怀揣着五彩的梦想，在这里首试稼穡、聚族而居。他们开凿石壁，在溅起的火花中，燃起那堪比太阳、映照万世的火种。

人类不能没有理想，就像不能没有太阳。一旦胸怀理想，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太阳。

在林州市委书记郑中华心里，红旗渠就是一条理想在淙淙流淌的渠。

郑中华不是一个语言表达很流畅的人，一着急甚至有些口吃。但每当讲起他的理想时，分外流畅，一连串诗意的语言从他口中冲出，妙语连珠，文思泉涌……

那是在一个会议上。郑中华几乎连气都不换：机遇珍贵，不能不干；现状堪忧，不得不干；民心所盼，不可不干；精神之源，必须先干，大干快干实干苦干拼命干……

听会的人怎么记录也追不上他飞快的语速和奔跑的思想，只好回去传达：郑书记说啦，干干干干干！

1965年，当水从红旗渠总干渠一泻而下时，郑中华只是襁褓中的婴儿。小时候，红旗渠是他的太阳。理想的太阳一旦升起，就会放射出耀眼的光芒。

郑中华的办公室，挂了一墙蓝图。这些图往大处说，就是他和林州人的理想：林州要由交通末梢向三省通衢转变，由三省边缘向区域中心转变。

今天的林州，把宽阔的红旗渠大道伸展到太行山脚，让太行山变成都市之景；出太行的高速公路，在群山之间蜿蜒向前伸展……

半个世纪前，一张关于林州的蓝图被铺开。面对这张图的县委书记杨贵，把实现理想的手，指向了太行山。这张红旗渠工程图，被珍藏了50年。

“渠道网山头，清水遍地流；旱地稻花香，荒山果树沟……崖头建电站，夜晚明如昼……”那是一个多么浪漫的理想啊！

然而这个浪漫的理想，距离现实是那么遥远——

晋、冀、豫三省交界的林州，地处太行山腹地，山多水少，石厚土薄，远近闻名的“特产”是：旱！

《林州志》载，这里自明朝建县始便“旱、大旱、连旱、凶旱、亢旱……”老天不公，没有给林州安排一条像样的河。那时候，林州有些人家会有这样一口水井：井口非圆非方——为的是只有自家自制的水桶，才能伸进水井。

水，是林州人生生世世的想，年年岁岁的盼哟！

难道只能如某些人所说，人类只能安于宿命，既生于此，必终于斯？

林州取水于邻省的浊漳河，是古籍《山海经》上赫赫有名的河流，传说中衔西山之木石而誓填东海的精卫鸟，就产生在这里。

精卫衔微木，将以填沧海，以弱小之身撼博大之物、抗冥冥之天，中国古人的想象力是多么充沛，理想又是多么高远！

远古的思绪难以追寻，但昨天的记忆仍十分清晰。

那是1960年，杨贵带着大伙一头扎进茫茫太行，舍生忘死，苦干十年，硬是在太行山腰凿开了一条长渠——红旗渠。

山的地图上，从此多了一条代表水的蓝色曲线。

这条在悬崖绝壁上“抠”出来的水渠，是在共和国最困难的时候，林州人勒紧裤带创造的奇迹。那是一部昔日太行人英雄史诗！

唯有憧憬梦想的大脑，才能酝酿这样的史诗；唯有洋溢激情的人们，才能谱写这样的史诗！

石板岩乡大脑村党支部书记许存山，就是个有梦想、爱做梦的人。他的梦是一张叠加的蓝图。

大脑村是林州最高最偏僻的一个村，海拔1750米，四面都是一眼望不到底的悬崖。

许存山接村党支部书记担子时才26岁，他扛起了全村人富裕的梦想。

村委会全部资产摊在他手心上——三个硬币，一共9分钱的积蓄，18360元的欠账也摆在他面前。

当兵时，许存山常常梦到家乡，梦到孩子们进了学校，梦到路修到了山下……

但他想不到，梦想的实现，竟是这样艰难。

摆在他面前的有六难：行路难、吃水难、吃穿难、照明难、通信难、娶妻难。

太行山的石头多是石英岩，这种红脸蛋的石头，出了名的坚硬。但红脸蛋的岩石这次碰到的是黑脸蛋的许存山。

他召开支部会，全村12名党员在党旗下发出梦想的誓言：“握紧拳头不松手，卒子过河不后退”。

很快，蓝图摆在村民们面前：两年通电，五年通路，三年通水，十年之中大植树，二十年兴科技……

有人说，爱做梦的许存山，这次是在白日做梦。

然而，理想的太阳一旦升腾，就能激发出精卫填海般的无穷力量！

架电，重500多公斤的水泥杆往山上运，要绕过

几道悬崖；两三千米的山路，全靠人抬，小孩棉衣当垫肩，肩膀还是肿得馒头一样。

一百多根电线杆，24个壮劳力，整整抬了两年。

电终于通了，村里的小太阳，照亮了太行。从来没用过电的山里人，把烟袋架到灯泡上——老汉们抱怨说，灯什么都好，就是点不着一袋烟。

再之后，又修了4年，大脑村的人，把路修通了。一个村子的人，挖了48万土石方。

黑脸蛋最终胜了红脸蛋。

看到汽车开到山顶的第一眼，许存山一头倒在山上，晕死过去。

如今，大脑村依然不能算是富裕之地，人均年收入只有两千多元，但它一步步前行，正在实现自己的第六个蓝图——太行山石板垒就的大脑，要变成药材之乡、生态旅游之地。

许存山和大脑，是郑中华墙上蓝图中的点和线，只有每个人发出理想的蓝光，蓝图才能变成美景。

郑中华和许存山，是绘着同一张蓝图的人。

阿尔卑斯山畔的葡萄园，映照着三个太阳的光辉。中国的红旗渠却映照着更多太阳，每一块在渠上砌着的太行山石，每一个修渠者的躯干，释放出来的都是太阳的滚滚热量。

面对着墙上的蓝图，郑中华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——在林州，谁干了多少事，都要与红旗渠比一比。

他经常穿梭于红旗渠的干渠支渠上，有时长久地抚摸着渠壁上的方石，就好像紧握着前辈的大手。

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如果失去了自己的精神索引，就会失去方向。

郑中华不断追问自己：

饿着肚子，可以号召大家为吃饱而奋斗；但吃饱肚子，要为什么而奋斗？

上世纪60年代，十万大军战太行，修建了举世闻名的红旗渠，解决了林县人畜饮水的生存困境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十万大军出太行，大力发展建筑劳务，解决了林县人的温饱问题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建筑大军用挣回来的钱扶持家乡企业发展，实现着“富太行”的梦想。

进入新世纪的今天，作为全省108个县市综合实力前8强的林州，虽然不用像修红旗渠一样开山，但发展中的无形之山，如何开凿，怎样翻越？

“精神立市、工业强市、和谐兴市”——接过红旗渠的大旗，郑中华这些人把精神举得更高，把梦想也举得更高。

### 太行之气——一派正大沛然的气概

盘古氏“左手执凿，右手持斧，或用斧劈，或以凿开，自是神力。久而天地乃分”  
——《开辟绎通俗志传》

太行山，是一座有豪气的山。那是神话中盘古开天辟地的地方，盘古是先天之气的化身。当英雄撑开天与地时，中华民族的正大沛然之气，自天地不再混沌的那一刻勃然而生。

世界上从未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，历经五千年，无论浸泡在怎样的苦难当中，始终不绝这口绵绵之气。

豪气是脾气，也是勇气。而在林州人身上，一个民族的脾气、勇气和豪气，表现得尤为强烈。

很多人把林州人引水开山比作盘古开天地。想必当年一手执凿，一手执斧的英雄面对茫茫的混沌，

如同林州人面对高高的太行，胸中涌动的正是那一股天地间正大沛然之气。

中国很少有城市，把专门用小推车写的歌，作为自己的市歌——当年修红旗渠，小推车是最重要的运输工具。歌中唱道：“山里人生性犟，后边来的要往前面放。”意思是大家一起推车，歇脚时，走在后面的一定要把车放到前边才停下来，就为了不居人后。

——这是一首林州人都会唱的歌，是一首在他乡的林州人都感到骄傲的歌。

唱到那个犟字，林州人都心领神会：没有这点犟

劲，敢在太行山上动土？

林州人脾气犟，就像太行山上的那枝“虎口椿”，挤在虎口般的岩石间，有一点薄土，就倔强地吐出一簇新绿。

有人感叹，是太行山造就了林州人的脾气，犹如苦难磨砺出中国脾气。如果林州人没有这样的脾气，必不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生存；如果中华民族没有这样的脾气，也熬不过千百年的艰难，挺立在世界东方。

林州人的脾气又叫“红旗渠脾气”，特点有三：干得苦、看得远、想得大。

下转 A07 版



这是蜿蜒太行绝壁的人工天河红旗渠。新华社发